

端午

冯渊



大地诗行 李昊天 摄

王汉川、吴春山和我，骑着自行车，沿花凉亭水库灌溉渠，往太湖县方向去，我们没有既定的目标，就是骑着玩。

总能遇见点什么，比待在学校宿舍里好。

野蔷薇开在山丘上，东一蓬，西一丛。略带一点辛辣的甜味。太阳底下，花香散得快，我想停下来摘几枝，用清水养在房间里。他们嘲笑，什么鬼情调，快走。我多望了几眼那些花儿，粉红的，雪白的，各自盛开。他们一转眼就骑上了坡。是个很陡的长坡，用力踩好几下，才追上他们。

嗷，嗷——大家发出牛的声音，朝着五月的田野。声音高亢，锐利。田野无人，麦子黄芒，油菜结荚。

我们沿着水渠边砂石公路，埋头猛骑一阵，抬头吼三两声。风从庄稼地里吹来，带着植物成熟的气息，太阳一蒸，有点熏人。

前面路上出现了一个姑娘。白衬衫，蓝裤子，长辫子，只是一个高挑的背影。肩没挑，手没提，没戴草帽，也没系头巾。步履轻快。

王汉川吹起了尖利的口哨。吴春山发出啸叫。我看着他俩，又看看姑娘，幸福地傻笑。

我们的车子明显放慢了速度，想将时间拉长一点。姑娘的身影越来越清晰，单从背影看，有点清瘦，四肢灵巧，是做惯了庄稼活的健康样子，衣服比我们的还要干净鲜亮。

她的辫子真长啊，一直拖到腰际。随着走动，轻轻地拍在她软软的腰肢上。

嗷——嗷——

他俩又发出牛叫声，更高亢，更锐利。我跟在后面，正想着要不要也叫两声的时候，他俩猛地一踩脚踏，飞一样滑向坡下。我回头看一眼姑娘，眼睛真大啊，还黑，还会笑，还有点骄傲。

我没敢多看，也跟着一溜烟滑下坡去。

你不是玉姢的老板三狗嘛，叫什么叫。

姑娘的声音脆生生的，婉转好听。

谁是三狗？

吴春山说，王汉川小名三狗，你不知道？

我们称丈夫为老板、妻子为烧锅的。王汉川是镇上初中临时招聘的教师，本镇人。我和吴春山是刚毕业分配来的师范生。我不知道王汉川烧锅的叫玉姢。

王汉川猛踩一会脚踏，突然又止住。双手把住车龙头，回头高声喊：你是哪个哦？

我跟玉姢一个屋场，我叫毛女，我回去跟玉姢说你今天像牛一样叫。

不是我，是我同事吴老师叫的。

我看到你叫的，你嘴张开像牛嘴。

我一看王汉川的嘴，扁平，微微下弯的弧形，真像牛嘴。我天天和他在一起，都没看出来。姑娘望他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姑娘眼真尖。

你还不快回家帮着收菜籽，油坊里要收

新菜籽榨油了。

王汉川说，我要教书上课的。

玉姢一个人在田里忙，你倒好，就会像牛一样吼。

王汉川回转身子，自行车像箭一样冲出去。我们跟着冲，两枝强弩之末。

三人无头无脑狂骑了一阵。王汉川突然有点懊恼起来。

这个小妹，不知会不会告诉我烧锅的。

你怕你烧锅的？

怕是不怕，告诉了总归不好。刚才是你们先像牛一样叫的吧。

你这就没意思了。一个男人，叫两声还不行？

姑娘从麦田间的小路插进村庄。我们看着她的身影完全消失在麦地里，才调转车头往回骑。一路无话。我安安静静看那些寂寞的野蔷薇，在下午的阳光里用力开放，香气四溢。蜜蜂飞来飞去。其实，它们并不寂寞。

这是端午前半月的事。端午那天早上，我骑自行车，沿着花凉亭水库灌溉渠边的砂石公路，往三十公里外另一个镇的家里赶。一个人默默骑行，野蔷薇已经没了花朵，淹没在杂草藤蔓里。人们只留心那些鲜亮的花朵，谁会去看普通的叶子呢。蜜蜂也不见了。

灌溉渠流经高士镇，随即弯到北边。我回家是往东去，要拐向泥塘河。不久，我听到一阵锣鼓声。不远处就是泥塘河了。

河里都是龙船。桐油将船帮刷得崭新，船头上雕有龙头，漆成红通通的；船尾有一根跟船身一般长的杉木棍，那是把握方向的舵，我们叫它“大梢”。龙船前进靠壮劳力拼命划桨；把握方向的人站在船尾，拨动舵棍，叫“闪大梢”。

人口多的屋场都有龙船，在泥塘河里相互比试。比赛并无一定规则，也没有选出头名的意思，大家看对眼了，就赛它一阵。赛完了，继续往前划，找新的对手。到了小码头，龙船上人，谁家闺女嫁到河边屋场，姑爷就要到河边放鞭炮迎船；谁有舅舅在这个屋场，还会送一匹布给船上的外甥。

我小时候跟着龙船跑过许多村子，长大了在外地读书。一直没有机会上船划桨，更别说“闪大梢”了。我疑心“闪大梢”的是村子里最威武的人，一船人都听他指挥，锣鼓手也会根据他的方向来布设鼓点。他站在船

尾指挥若定。轻轻一拨，船像水蛇一样在河里游走，拐弯，前行；梢沉到水底，再高高扬起，一股大力将整个龙船托举起来，整船的人都兴奋了，锣鼓手拼命击鼓，敲锣，桨像长在龙船上的手脚，活泛起来，震颤起来，划桨的劳力嗷嗷牛吼起来。只有“闪大梢”的不急不躁，像在龙船之外，用一根杉木，霸道地掌控了一船人的情绪。

听到龙船鼓声，我的脚下就开始发力。田里的油菜收割了，菜籽脱粒了，虚空的秸秆倒伏在地里，黄梅天来了，它会慢慢浸透雨水，金黄的颜色逐渐霉变，最后变黑，沤烂在泥土里。麦子也收割了。端午的馒头已经蒸好。

我穿过麦地来到泥塘河坝上。喧闹的锣鼓一下灌满了耳朵。

跟随鼓点踩着脚踏，眼看泥塘河里的龙舟，看那壮健的身体，听那河中船上嗷嗷群吼，我的身体里也长出一头小牛来。

河滩上都是人，声音杂沓，我喜欢这种喧闹，闹哄哄的声响大水一样将我淹没，我在这样的人群里感到特别安全，舒适，没有人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任何人。不用跟谁说话，又能听到很多活泛的、好听的声音。

冯老师，带我一路。

是喊我吗？不会吧，我不认识这里的人。

一个高挑的姑娘在河坝上冲我笑。她穿着蓝盈盈的上衣，洁白的裤子，黑色的搭袷鞋，鞋边是白的。一尘不染。

我是毛女呀。

毛女？

对呀。和王汉川烧锅的玉姢一个屋场的。

我想起来了，上次我见到她，她穿的是白色的上衣，蓝色的裤子。

哦，你说的三狗呀。我正要踮腿下车，毛女说，你别下来。

轻轻一跃，她坐到我车后架上。你带我一阵，我要到杨树沟去。

我身体里那条小牛登时套上了笼头，驯顺地踩着自行车脚踏，像有无尽的力量。

你不用骑太快。慢一点稳当。

一股浓郁的栀子花的香味。对了，她的头发上，辫子上，总有十来朵栀子花吧。别的姑娘戴的栀子花有点泛黄，她头上全是雪白的，鲜嫩的，像长在枝头一样水灵。她将辫梢捏在手里，我微微偏头就能看到那些花儿。

你别回头，人多，稳一点。

我其实只见过她一面，连话都没说过。她倒好，像老熟人一样对我。这让我感到一点无言的欢喜。因为三狗和玉姢，我们好像认识很久了。

龙舟、鼓点、啸叫，一瞬间似乎都消失了，只有毛女的声音和栀子花的香味。

你的车子擦得真干净。我是先看到亮闪闪的钢圈，猜是你，一抬头，果然是你。

你知道我的名字？

玉姢知道，我就知道。

我并不知道玉姢呀。

姢子，三狗知道，玉姢就知道。玉姢知道，我不就知道了嘛。

她居然大大方方叫我姢子，而且将四个人的名字这样排比出来，这让我脸红，不由得又加了一点欢喜。

三狗和吴老师的车子除了车把，其他地方都是泥灰，只有你的车子是亮闪闪的。钢圈、钢丝是亮的。你恨不得将车胎也擦干净。毛女说着，自己笑起来。

我说，下课了，没事，看书累了，我就收拾房间，把能擦洗的东西都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这样心里清爽。

你看上去干干净净的，不像三狗。你是真的念过书的人。

我偷偷偏头看毛女，她的眼睛总在含笑，皮肤白皙，不像村子里的一般姑娘。

如果和这样一直含着笑的姑娘，就这样骑着车，在河流、麦田、野蔷薇间穿行，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吧。我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历，也不知道说什么表达自己的心情，只是觉得她的衣服、她的鞋和她的头发，还有栀子花，都跟其他人不一样，干净，含着笑，这正是我欢喜的地方。

你是看书累了，才将自行车擦得亮闪闪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家里没有一本书。他从来不看书，他有一台嘉陵摩托车，骑两趟，就将整个摩托车拆开来，每个零件都泡在机油里清洗，再一个一个装上去。骑出一溜烟来。他还会用彩色塑料纸卷成细棒棒，再用细线串起来，做成珠帘，挂在房间里。

将摩托车大卸八块，太了不起了。那一定是男人吧。但是，又会用塑料纸做珠帘，那一定是女人吧？

毛女得意地笑起来。河坝上突然隆起一个土包，我心里正想着那个人是男是女，来不及避开，车子一阵摇晃。毛女伸手扶住我的腰，贴近我的背，那是担心掉下去的本能动作，却带给我一种从未经历的欢喜。我希望这样的欢喜持久一点，但是后面都是平坦的河坝。毛女恢复了原来的坐姿，我身后传来一阵栀子花被揉碎的香味。

那个了不起的人是谁呀？

过一会你就知道了。

我沉默了一会，静等着什么惊喜。但我也在回想，我读的书，关心的事，和毛女的距离很远，很远。我得绷住自己的情绪。

前面就是杨树沟。快到了。毛女声调一高，很开心的样子。

杨树沟龙船“闪大梢”的人，就是我要去迎的人。

他是谁吗？我对“闪大梢”的人充满了敬慕。

我男朋友呀，姢子，还要说出来嘛。

毛女跳下我的车，向河滩奔去。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。泥塘河沸腾了。我看不清“闪大梢”的人。我没有去看。

